

史通削繁

國學圖書局
印行

史通削繁卷二

言語

弄丸乃轉
丸之訛滿
氏以為兼
用宜僚事
謬也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曩諸。至如鵲貢鸛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鰭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由是謀。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

此亦有見
之言若為
七子發獲
也然宋人
以語錄著
書究非文
章之體而
帝京景物
畧載元碑
以為拙焉
此中國有
將平之道
未可一概
拘之

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世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

老奴寧馨
二語今亦
覺其雅矣
于元之說
不其然乎

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
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
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
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
乎。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
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
粕而已。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子產獻捷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楊干

左傳襄公三年

弄凡飛鉗

左傳襄公三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僚事

左傳襄公三年

弄凡飛鉗

左傳襄公三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僚事

左傳襄公三年

弄凡飛鉗

左傳襄公三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僚事

左傳襄公三年

弄凡飛鉗

左傳襄公三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僚事

左傳襄公三年

弄凡飛鉗

左傳襄公三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

原田曰佐傳信公二十八年聽與人之誦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
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國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
必有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國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
曰彼假修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
裴譏孫盛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
取信哉且魏武臣松之以為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
之言尤非其類按裴松之字世期唐諱世少王宋著書王闕東風俗傳
飾虛名都捐實事原注松之字世期唐諱世少王宋著書王闕東風俗傳
子破爾菴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道而周史
以為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舍人兼修國史齊書
而埋沒者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
蓋亦多矣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
後畧十卷燉煌張氏家傳郎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郎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賢皆入府不意培樓而松柏為林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佐郎元江革罵商臣公元年漢王怒
酈生史記留單固楊康州志王陵傳注魏畧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克
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為腹心後
事邪令孤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
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樂廣衛玠晉書樂
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月行地下也樂廣衛玠晉書樂
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華外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浮詞

宋本
杜氏左傳
註終言亦
杜氏註文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郗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復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宏正所

此段允樞

此一段非論高士傳乃借以言加減之不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葛洪耳二田誤以為正文故致其贅誤矣

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決。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擬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脰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

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同

原注今孤德榮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閭城擊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平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

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首鼠載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首鼠載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

首用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
兩端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
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
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皞事見書志篇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
講漢書至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髦頭晉書天文志昂七星
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髦頭晉書天文志昂七星
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
星基於髦頭是秋太祖改冀方之地有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
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厚實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者乃劉也
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長公
于豈嘗聞外孫敢元行恭祖親戎東討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
與大父抗禮者哉元行恭祖親戎東討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
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周宏正遠志尚夷簡所居之
其詩云云按敵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宏本然耶周宏正遠志尚夷簡所居之
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遺其尚書周絳父見二體篇楚老漢書
宏正來聘造賈後請賈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絳父見二體篇楚老漢書
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既篡國遣使者
奉璽書即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摩訶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詠三良父選曹君墓臨穴仰天歎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傳
趨而出莫知其誰詠三良父選曹君墓臨穴仰天歎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傳
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鳧脰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
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鳧脰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
悲之則

叙事

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於

一本無要
字簡而能
要乃非尚
簡無要字
則語意不
完
論者以事
增文者為
新唐書之
失亦自一
理要之靡
清之功不
可沒也觀
晉書以下
之無樸乃
知之矣不
必過為高
論動引公
穀禮弓如
洪容齋云

下。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

既執上似
脫魚鳥二
字
此即陸機

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蠹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

片言居要
劉勰寸轄
轉軸之說
制軸之說
竟國先生
以一茶一
目不可以
得魚為識
之未免吹
求如顧惟
之稱四體
妍媸無關
妙處豈真
不盡四體
而但點二
目哉
詩文高處
大抵無句
可摘士衡
蒙其集翠
之說終是
魏晉以下
法門
顧璣云云
即彥和隱
秀之旨
古文皆當
作如是觀
斥苦當作

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畧。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

非斤
子元猶氣
頗重難得
此深細之
言

儼體不免
隸事散文
則塗飾字
白最為醜
態苟非作
者幸不免
俗夫俗語
之為俗人
所易見而
雅言之為
俗人多不
知子元此
論可謂切
中膏肓

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議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詞。翻異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

此論允愜

此種淺飾
尤可厭二
田以為未
允何也

嘉隆七子
好用古官
名古地名
惜其不見
此書

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轡。子長所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捷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業闕而不載。蓋虎降薊賸。字之嫺也。垂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

唐人方朔
葛亮之類
又從此溫
鰓也

其言深切
而者明可
以延俗

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憤。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為
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不紐。而留于。或止存
狄而除庫。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
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
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
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觀縷前觀本所以不親通作羅差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觀縷晉書傳咸疏臣
中山靖王傳衆熙漂山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成雷漢
聚蟲成雷注蟲古蚊字折軸舟車輕折軸衆口鑠金輶輪籃縷二年樂武子
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徽之訓之以輶輪兼而畢書
縷以啟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
原近世紀傳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
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
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驪姬以配為酒藥補則先
盡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記故致福於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
乎國子之國也覆酒於地而地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之哀晉人之國也覆酒於地而地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
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改正經史通多此類
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謬今照傳記改正經史通多此類

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獲免者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魯人
記述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以為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其記其敢辱君魯人以為敏（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敏魯人以為敏（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公二年季孫行父克也（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公二年季孫行父克也（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非公二年季孫行父克也（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非公二年季孫行父克也（按）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來
寫誤也（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史）記中無齒食乳（按）史通所引是穀梁
漢書有此輪扁（莊）子天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則苦而不能言（伊）摯（史）記殷本
二字耶（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宮）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
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宮）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
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命（士）會（刑）遷如歸（左）龍神
思晉盜奔秦（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敵）冕命（士）會（刑）遷如歸（左）龍神
篇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還於夷儀（二）犀革（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座
年封衛於楚邱邲邲之酒如歸（衛）國忘亡（二）犀革（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座
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挾（續）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裏之此及宋子足皆見宋人醢之挾（續）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高祖亡蕭何（陰）史記漢兵敗績（羽）本紀項不知北（壯）仲舒勤學三年
皆如挾（續）高祖亡蕭何（陰）史記漢兵敗績（羽）本紀項不知北（壯）仲舒勤學三年
不窺園乘馬不知北（壯）何（陰）史記漢兵敗績（羽）本紀項不知北（壯）仲舒勤學三年
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壯（按）史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入中廢賓客益落先
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處道（晉）書王沈
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一）處道（晉）書王沈
道典著作與荀顗阮籍黃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一句
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句

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評王沈書語或妄意
裴是言三國者遂改處爲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爲魏志而子才不得掌與
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子昇魏之書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
著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魏之書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
是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魏之書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
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散騎常侍齊陰王暉業嘗云江
道集其文筆魏收代史國號魏初來獻百牢駕魏南伐劉武帝隆使獻百牢貢其方
爲三十五卷魏收代史國號魏初來獻百牢駕魏南伐劉武帝隆使獻百牢貢其方
物按用左傳哀公七年夏公會朝會萬國附國大書梁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
吳於鄒吳乃言徵百牢語故識之齊書無元曰會萬國附國大書梁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
有差而文乃言徵百牢語故識之齊書無元曰會萬國附國大書梁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
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諸葛挑戰曰諸葛亮冠於
鄱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中惻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
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紀
不出使人辱之破楚軍咎自到慕容冲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軍
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到慕容冲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軍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破楚軍咎自到慕容冲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軍
復一雄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長安歌之曰一雌
邢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傳邵字才養孤子怨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
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基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
相室曰公同子愛也死而不憂何也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今
與無子時同王琳得人心卒不憂何也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今
也奚憂焉王琳得人心卒不憂何也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今
爲之歔歔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見史記漢初立櫬孟堅所書
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將軍廣事見史記漢初立櫬孟堅所書
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櫬小棺也郭評史
通作轉轉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櫬孟堅所書

髮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鄆結也喪多不能備於狐鮒國人從喪者皆髻魯於是
纓黑纓紛音計髮左傳合男作河橋津渡險請預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預以孟
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吊也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男子斧魏書劉芳傳
殷周所都應聖賢而不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舟男子斧魏書劉芳傳
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舟男子斧魏書劉芳傳
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斧內
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總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斧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維初鳴櫺人笄總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斧禮內
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有笄明矣易盤以案之十六國書皆
無放寸餘而已莢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變帽爲冠齊
營外侯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翼捷魏書昭帝紀昭
書萬侯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翼捷魏書昭帝紀昭
洛干侯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翼捷魏書昭帝紀昭
獼周書文冠帝紀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郡志無考上馬翼捷魏書昭帝紀昭
晉文公名黑獼晉成公名不諱字熾名鄙舊注虎降八凱中一人刺噴重耳
其晉文公名黑獼晉成公名不諱字熾名鄙舊注虎降八凱中一人刺噴重耳
首牛入西谷河邊之狗頭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獼齊丘之犢齊原注杜臺卿
逆者皆復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中狗子破爾苑姓復從單之羣臣出魏
北者皆復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中狗子破爾苑姓復從單之羣臣出魏
北者皆復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中狗子破爾苑姓復從單之羣臣出魏
傳瑾仕魏亦非盡改其省改爲單姓史中狗子破爾苑姓復從單之羣臣出魏
于瑾仕魏亦非盡改其省改爲單姓史中狗子破爾苑姓復從單之羣臣出魏
同按魏書官志勿怛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畧勿怛于疑與萬紐于
北史儒林樊深賜姓魏志然則又傳寫之誤存狄除庫舊作存扶氏按官氏
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乃爾
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乃爾